

对一朵花微笑

□凌开香

当我到来的时候,满滩的葵花都笑了。

仿若一群等待参加某个仪式的姑娘,身着统一的服装,黄纱帽,绿缎裙,踮着脚尖,挺直了身子,朝着一个方向仰望。不知是谁说了一个笑话,顿时把大家都逗笑了。有的弯腰捧腹,哈哈大笑;有的半掩芳唇,忍俊不禁;有的扭头回眸,欲说还休。细心静听,仿佛还有吟吟笑声潜入耳膜。

一大片,一大片,花枝抖动,曼妙生姿。

我,也被感染了。
我对着一朵花微笑,心底温软如玉。

在我的印象中,葵花只是田地脚,房前屋后的点缀,绝对成不了浩浩荡荡、煌煌接天的景象。

可是,当我踏入垦利万亩葵园,我先前的一切成见,都被现实粉碎。

这是怎样的一片海啊!

手拉手,肩挨肩,一棵棵亭亭玉立,站成了一片绿的林,花的海。我喜欢这种力量,“独木难成林”,一份是孤独的,而集合起来的力量,就有了感召力。

朵朵花开,金黄耀目。薄薄的花瓣有规律地重叠在花盆边上,一粒粒片状的瓜子头顶花蕊,很有秩序地围坐在花盆里。籽还嫩白,我好奇地、小心翼翼地抠下来两粒,放到嘴里细细咀嚼、品味,一丝淡淡的甘甜漫溢口中。

心形的叶子浓绿,茂密。艳阳下,层层叠叠,铺展成一片绿海。花可倾城,叶亦让人倾心。

风过,葵园沙沙有声,葵花随风摇摆,一起一伏,就像

大合唱的群体一致的身体摆动,富有节奏。而我,就是一名观众,好景当前,已经心醉。

一直向往接地气的生活,但是已经好久不曾接近泥土,不曾走入自然。蛰居在城市的方寸之间,身心已被禁锢、麻木,失去了很多本然的东西。我和朋友开心地徜徉于葵园花海之中,贪婪地呼吸着泥土的芬芳,观赏着花的金黄,心胸豁然开朗。

无意间一回头,却见远处的大堤斜面上,四个大字“在水一方”猛然跃入眼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情画意瞬时翩翩而至。眼前就是黄河。

河水裹挟着泥土,滚滚奔流东去。河边的西瓜地郁郁葱葱,瓜秧尽情地铺展着,孕育着一个个西瓜。岸边绿草萋萋,一位身穿白色长裙的女子,面对黄河正在远望。她在看什么?抑或在思考着什么?微风轻扬,衣袂飘飘,或许她就是那位从《诗经》里跋山涉水而来的伊人吧,踱过唐诗宋词,在这黄河之畔,又把心事揉碎、把痴情捻断,糅合成一首首绝妙的诗歌,芳香着自己,颐养着我们的心扉。

漫步华滩葵海,黄灿灿的颜色冲击着我的视觉,温润着我的心肺,我就是一条自由游弋的鱼。

温柔淹没了整个下午时光。

二
“开香,过来吃瓜子喽!”
“来了!来了!”
父亲亲切的叫声,依然回响在耳边。
儿时的胜利油田,市场供

应还很贫乏,粮油短缺,生活艰苦。父亲不想让追随自己而来的妻子儿女们受到难为,就把院子外的空地细细开垦了出来,拣出碎石,撒上牛粪,种上了一些时令蔬菜。地边也没有浪费,找来葵花籽一颗颗种上。

待到秋后,当花盆上的一颗颗籽粒饱满而又坚硬,好像要冲破花盆的束缚而逃脱出来的时候,葵花也该收获了。父亲用砍刀把花盆砍下,晒到院子里的菜窖顶上。

寒冬腊月,全家人便有了念想。

父亲坐在炉子旁边,抓两小把葵花籽,均匀地铺在炉子上的铁板上。随着铁板慢慢升温,父亲不停地用火钩子来回翻动。炉板中间有一个便于伸进铁钩子的圆形小眼,一不注意,瓜子就会漏进这个小眼而浪费了。粒粒来之不易,尤当珍惜,这可是孩子们的牙祭消遣物。父亲的眼睛紧盯铁板,眼神温柔,淡淡的火光映着他古铜色的脸庞,几道深深的皱纹就像沟壑一样分布在鼻子旁、眼尾处。工作的辛苦,家庭的劳累,让他早早衰老了。他两手小心翼翼地翻弄着葵花籽,时不时地放下钩子,不顾铁板的温度,用手指尖抠出滚落在小眼周围的葵花籽。待到葵花籽表皮变得发黄发脆,也就烤熟了。

“开香,凯恩,快来吃瓜子喽!”父亲的声音刚落,我和哥哥就迫不及待地扔下手中的作业,三步并作两步地冲到了父亲跟前。“一人一把,不许争,不能抢。”
一股浓香顿时飘逸在简陋的家里。而父亲,只抬起丢落在地上的几颗,咂摸着味道。
父爱的温度,就这样温暖

着我们儿女的每一天、每一年。

而今,葵花籽依然飘香,父亲却已远去了。

寻常的日子,普通的吃食。一家人围坐沙发上,嗑着葵花籽,聊着闲话,是不是就是幸福、本真的人生况味呢?

素锦年华,握在手里的平淡,才是最为柔软的时光。

三

明媚的阳光,成就了这一季绚烂的花事。

仿佛只有葵花,能将艳丽擎得这么高。

巴掌大的叶子,不显高贵,很是寻常,却把所有的美丽都集中在花朵之上。

金灿灿的花冠高顶于杆头,茎长,花艳,有哪种植物能与它媲美?它的生命本来也是低微、脆弱的,一阵风,一场雨,就能使其夭折。然而,当它坚强地熬过风雨,就迎来了激情绽放的时刻。来了,就要怒放,就要灿烂。带着温度,暖着自己,也暖着别人。这是一种有高度的生活态度。

突然想起了凡·高和他的向日葵。我曾经给班里的孩子讲述过这幅画。他们虽然不懂表现手法和技巧,但是,却能感受到那种激荡的美和蓬勃的活力。我愿他们能像向日葵,健康、茁壮地成长,更愿每个人的生活,也如向日葵,健康、挺拔。

静静地坐在木屋前的木凳上,只想守住这份安逸,这份美丽。时光仿若停滞。眼前的花海无边无际,一群飞鸟打破天空的寂静而优美地划向南方。身边的这棵葵花,正面向我,张开了金黄的笑脸。
花笑了,我也笑了。

是谁吹响生命的第一声号角?
目光清澈的孩童眨眼长成饱经沧桑的勇士。

千万载呵,春来秋去,白云苍狗。你有没有想过家?有没有思念过,白雪皑皑的高山之上,你那圣洁的母亲?九曲十八弯里,我热爱的人,你有没有害怕过?孤独过?一任忧愁的泪水打湿榆柳苍翠的衣襟?

蒹葭苍苍

□杨裘

我来了!

我是你日夜思恋的人。

在你渴盼的目光里,我近了,更近了,我看到你眼角的点点银光。看到你臂弯里向着太阳的笑脸和初见时你那件美丽的花衣裳。于是,放缓脚步,我害怕,漫漫旅程中,我已渐渐老去,我不再年轻和奔放的心配不上你处女般洁白柔软的心肠。我的爱人,请你原谅我的犹豫和怯懦,原谅我,原谅我在长途跋涉中由朝着你的方向开始,分出枝枝杈杈的疑虑和怕不能再见你而生的恐惧。

已经过了多少年泪!

你热情的血液汨汨东流,蒸腾成清晨绵柳叶儿上的露珠和暮色中氤氲而起遮住了动情的脸上生出红晕的薄雾。你化作春雨,黄鹂儿欢快地飞跃上枝头,你结成冰霜,鱼儿在你温暖的怀中窃窃私语。

依偎着我吧,也让我,依偎着你。

让那些穿过岁月的风,刮过来,刮过我缠绕的长发,刮过你,坦荡而赤诚的胸膛。今夜将无眠,葱茏的草木,闲适的鱼虫,守岁的白鹤和滑过薄暮的鹭,轻声细语。还有,远方淙淙作响的潮汐。哪里传来一声嚶吁,我们的相思啊,顿时苍茫无限,恣意流淌。

瞧,是谁在细雨中走来了?

是个农人,披着细密的蓑衣,赤着脚,肩上的锄头泛着星星点点的亮色。他走过来,手里牵着的小鱼簌簌悠悠。他眯起眼睛,不一会儿,薄薄的黑暗中哗啦啦响几声,又响几声,一叶小舟凑过来,舟头立着他眉眼似极了的少女。薄薄的黑暗中,哗啦啦响几声,又响几声。她的桨,温柔地在我的胸口划出阵阵涟漪。

是个孩子,肩上是背得歪斜的书包。你是躲在哪里玩累了么?要不,你为何脚步踟躇,眉头皱紧,刚才在野地里疯跑时,你不是这个样子。噢,你是正在思忖,回家前妈妈要问你的话吧。傻孩子,其实你不必如此,你妈妈小时候,也在这片地上,弄得浑身泥水,比你可惨得要多了!这,我可不是在骗你。当年她在我怀里打滚儿,将朝天的羊角辫儿弄没了一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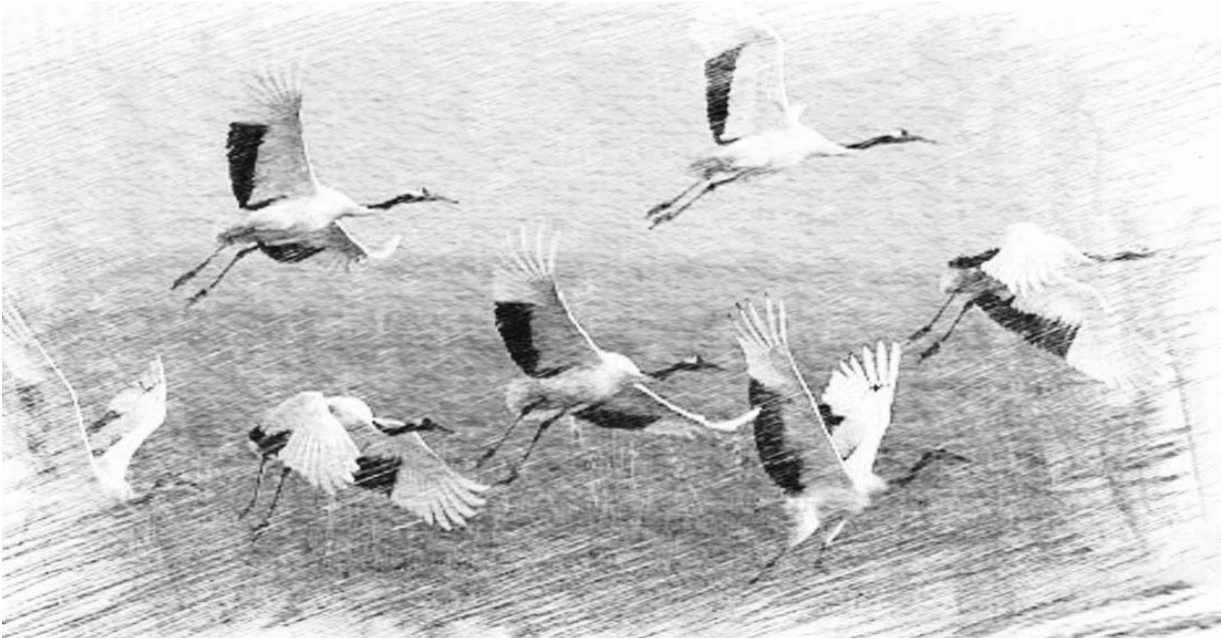
是位远方归来的游子吧,你的行囊已空,疲惫写上你的双眼。我知道,你和我一样,走过很长很长的路,你的油纸伞呢,它是否同你的心一样,早已飞回了故乡的梧桐树上?有相爱的人等着你?要不,你为何不坐下来,歇歇脚,喘口气。也许,是你的妈妈等急了?你已经看到她站在巷口,像一只盼归的老燕子;你一定听到她的呼唤了,你和我一样流下热泪,那泪啊,一颗一颗,晶莹而充实。

这位是刚刚换了岗的工人师傅,他身着橙红的工作服,像只智慧又善良的火狐狸。我多想告诉他:此刻,你的老父老母正坐在桌边,桌上是热气腾腾的三鲜馅饺子。你的妻子,正给你拿来换洗的干净衣裳,你的儿子,已将你一双船大的拖鞋,摆在你进门的地板上。你脚步铿锵有力,安全头盔提在手上,头发上雨水和着汗水,还有多年染就的田野里花草的清香。去吧,快些去,我朝你招一招手,就像清晨送你出门的亲人一样。

请让我轻轻抱着你,抱着我远行的初衷和向往。请让我热烈地亲吻你,亲吻五千年的沧海桑田,雪雨风霜。燕儿走了又来了,白云来了又走了。

萋叶儿绿了,一颗思念你的心啊,还那样深情!

萋叶儿黄了,我这颗热爱你的心啊,仍那么滚烫!



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态园里的白鹭。

怪柳:一种精神的风向标

□王志秀

我常常会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思考我生长的地方,黄河入海口,这片从蛮荒中破茧而出的土地,这片曾经被叫做山东北大荒的土地,这片曾经荒草丛生、狐兔出没、人烟稀少的土地,这片我深深挚爱的土地。

这是一片最年轻的土地……

咆哮的黄河,以它无比的威力,将黄土高原的泥砂,历经数千公里,搬运到汹涌的海边,开辟它的疆土,延伸着它的身躯。因为它是母亲河,炎黄子孙便紧跟着它的脚步而来,在芦苇帐里和红柳丛中,扎根落户,繁衍生息……

有一位生在黄河入海口的作家写过一部小说叫做《河父海母》,在小说里,黄河入海口,那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魔幻世界,而这片土地的拓荒者,披荆斩棘在这荒碱滩上建设起自己的家园。他们泼泼辣辣地活下来,活下来,黄河雄浑粗犷的父性和渤海湾温柔开阔的母性给了这方水土刚柔相济、不屈不挠的品格和生活在此的移民们顽强生存的潜在意识与奋斗本能,像这片土地上一种特有的植物一样,充满旺盛的生命力。

它们就是黄河口怪柳,这片荒原上再平凡不过的植物。

我们在当地的资料书上找到怪柳的介绍:怪柳一年三次开花,又名“三春柳”,我们俗称它为“荆条”。怪柳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有抗盐碱、耐旱涝、抵贫瘠的特点,有一寸碱土扎根,便长一丛苍劲壮美。不仅如此,怪柳还有着未雨先知的功能,天将下雨之前,枝叶特别挺拔滋润,花儿也分外艳丽醉人,故有“雨师”之称。怪柳花期长达半年之久,可以酿蜜,是营养健身的佳品。怪柳枝干可以编织花篮、制作盆景。故古人云怪柳“乃木中之圣”也。

这是一种貌不惊人的植

物,没有绚丽的颜色,也没有诱人的香气,朴素而淡定,深深扎根在这片莽苍的荒原上。在这片盐碱滩上,种植其他的树木都是那样艰难,多少高贵而美丽的树种都不会在这里驻足,即使移植了来也会水土不服,只有土生土长的怪柳会漫无边际的恣意成长,遍布大地,开出小小的淡淡的花朵,奉献出它们的枝条。盐碱地的贫瘠不会让它们死去,荒原上的风雨也不会让它们倒下,凄风苦雨只会让它们更为坚强更为粗犷,莽莽苍苍,无边无际,守护着这片家园,守望着这方热土!